



1984—1989  
长沙市文艺作品丛书

剧本卷

长沙市戏剧家协会编

## 序《长沙市文艺作品丛书》

曾昭宣

从1984年10月算起，迄今五个年头，这五年，长沙市文艺界，无论从队伍发展、思想及艺术素质的提高，还是从创作热情的高涨与创作成果的丰硕来看，都可以说是令人欣喜不已的。就中尤以中、青年文艺工作者最为活跃，他们思想敏锐、目光深邃、体验丰厚、独出机杼，以各类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于时代、社会以及人生的感怀与识见。他们的创作成就，有的使长沙市文艺界在全国性常设文艺大奖中取得了零的突破，有的则在国内乃至海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以他们为主，五年来，我市文学、戏剧、美术、音乐、曲艺、摄影、舞蹈、民间文艺、书法、诗词，以及电视剧等不同艺术门类，据不完全统计，共创作作品二万多件。这些作品中获全国性奖励的有80余件（部），获省级奖励的有500余件（部），获地（市）奖励的有1200余件（部）。这一切，当然地推动了长沙市文艺创作的空前繁荣，也当然地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人共瞩目。

这五年亦是人才辈出的五年。长沙文艺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涌现出这么多的才华出众极有前途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之中有许多获得了全省优秀青年作家、优秀中年演员或优秀青年演员光荣称号；更有不少文学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外参展、参赛或先后出版，获得国际性的好评和鼓励。还有的作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戏剧家、民间艺术家应邀赴海外参加多种艺术交流活动。他们的成就，使长沙市的文艺创作水准达到了建国四十

年来从未有过的高度。

为了展示五年来我市文学艺术创作的成果，长沙市文联会同有关部门，特编纂了这套《长沙市文艺作品丛书》(1984—1989)，分设“文学卷”、“剧本卷”、“曲艺小戏卷”、“民间文学卷”、“音乐卷”、“书法卷”、“诗词卷”、“美术卷”，计八册。

成就之总结，是为了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的时代是改天换地令人振奋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是中兴奋起巨龙腾飞的民族，我们的生活是沸腾呼啸日月常新的生活，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促进社会改革，警醒世态民心，推动精神文明发展的重任。希望在前头，长沙市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创作情绪高涨的态势下还将取得更大更多令人欣喜的成就。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吧。

## 目 录

- 改革十年的长沙剧苑 ..... 钟黔宁 (1)
- ✓ 玛丽娜一世 (七场湘剧) ..... 钟黔宁 (3)
- ✓ 灯花 (无场次歌剧) ..... 肖戈 李克琳 魏杰 (62)
- ✓ 海哥与九妹 (戏曲电视剧) ..... 杨源明 (107)
- 后记 ..... 长沙市戏剧家协会 (155)

# 改革十年的长沙剧苑

钟 猷 宁

十年改革，给古老的神州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十年改革，给文艺界带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

我们长沙市的戏剧事业，在新时期改革十年以来，也出现了思想活跃、创作繁荣、成果丰硕、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

新时期以来，我市的歌剧首先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创作演出了一批优秀的剧目。歌剧《骄杨》在《人民戏剧》发表，全国一百多个剧团上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歌剧《三个女儿的婚事》获省戏剧季创作演出奖和全省文艺创作奖，有上海、天津、西安等十多个歌剧院团演出；歌剧《啊，樱花》、《高山下的花环》、《酒干倘卖无》等剧目演出后均获得好评；歌剧《灯花》在全国歌剧交流演出中获得优秀演出奖和创作奖，在全国歌剧界享有声誉。

古老的戏曲也焕发了青春。湘剧《玛丽娜一世》获得省戏剧季演出一等奖、优秀剧本奖和百场演出万元奖，在全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湘剧《湘潮》获得了省文艺创作奖；湘剧《杨赛风》在《剧本》月刊发表并获市调演创作、演出一等奖；湘剧《佛崖魔影》在省戏剧季获奖；湘剧《巧审假女婿》、《牡丹图》、《天香露》、《碧波仙子》等演出后均获好评。

花鼓戏也创作演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先后有《新蝶女》、《和尚庙的喜事》、《孟姜女》、《翠湖春》、《施谷兰》、《翡翠岭》、《六百万英镑》、《晒鱼村的新娘》、《石榴湾风情》等新作分别在省、市调演中获奖，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新蝶女》和《石榴湾风情》演出均超过百场，受到省文化厅奖励。花鼓戏《海哥与九妹》在市首届艺术节获得“杜鹃花奖”后，经过重新修改加工，已拍摄戏曲电视剧，并圆满完成赴日本鹿儿岛市访问演出的任务。

业余戏剧创作和小型剧目也获得丰收。花鼓戏《满牛皮诊鸡》获全国农村小戏调演创作奖；《少寡妇征婚》、《接县长》等小戏先后在市会演中获奖。电视剧创作和戏剧评论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卓有成绩。

十年来，通过几次创作剧目调演和中、青年优秀演员评比演出，展示了一大批舞台新秀和中坚力量。陈玉莲、俞小玲、郑燕春、周扬萍、葛平、张平等评为省优秀青年演员；曾金贵、曹汝龙、陈曼池、匡冰颖、宋保良等评为省优秀中年演员。戏曲音乐、舞台美术等其他各艺术部门，也都涌现出了大批人才，取得可喜成绩。

近几年来，戏剧事业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但我市广大戏剧工作者坚持改革，克服困难，顽强拼搏，特别是表演艺术团体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初见成效，为戏剧事业展现了光明的前景。长沙市歌舞剧院（原长沙市歌剧团）和长沙市湘剧院（原长沙市湘剧团）的体制改革，在全省文化界引人注目。长沙市南区文化馆剧院，曾被《光明日报》誉为“戏窝子”，在全国都有影响；长沙湘剧票友社的演出活动，也引起了戏剧界和社会的重视。

当然，比之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戏剧工作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长沙市戏剧界的同志们，应该坚持改革，团结奋斗，努力创作和演出更多“高质量、有影响”的优秀剧目，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七场湘剧•

# 玛丽娜一世

钟 黔 宁

时 间：现代。

地 点：湖乡。

人 物：玛丽娜——女，20岁，本名马丽，小名腊腊，“凤雏养鸡场”女主人。

吕 宁——男，22岁，玛丽娜的同学。

马成亮——男，60岁，玛丽娜的父亲。

马国财——男，30岁，玛丽娜的哥哥。

桂 花——女，28岁，玛丽娜的嫂嫂。

小 王——男，24岁，木匠，桂花的堂弟。

场 序：

序 幕	
第一场	独立运动
第二场	开拓方针
第三场	外交纪实
第四场	实业建设
第五场	创业维艰
第六场	首次立法
第七场	行使主权
尾 声	

## 序　　幕

(幕前合唱：

一夜春风送暖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新人处在新时代，  
飒爽英姿上舞台。

(学生打扮的吕宁走出幕前。)

吕 宁 观众同志们！今晚演出《玛丽娜一世》。大家都知道：英国有个撒切尔夫人，印度有个英·甘地夫人，我们这里嘛，有个玛丽娜。目前还称不得夫人，人家正是豆蔻年华，妙龄女子啊……

(幕启。吕宁留在台上。)

(盛夏，某县城街心花园一角。)

吕 宁 (唱) 她不是外国人碧眼金发，  
也不是崇拜洋人慕浮华，  
她姓马名丽生腊月，  
小名叫腊妹子出自爹妈，  
是本人合二而一取绰号，  
才有这远近闻名的“玛丽娜”。

(玛丽娜暗上，偷听，绕到吕宁身后。)

玛丽娜 (突然) 喂，吕宁！

吕 宁 (一惊) 啊，玛丽娜，是你！

玛丽娜 你又在背后画我的什么符呀？

吕 宁 嘿嘿，没……没讲什么咧。

玛丽娜 哼！(在长靠椅上坐下。暗伸手指在旁边放了点什么东西) 来，小说迷，我跟你讲件事。(指靠椅示意吕宁

坐下)

吕 宁 (受宠若惊) 嘿嘿，什么事呀？(在一旁刚坐下，立即痛得跳起来) 哎哟——(手在屁股上一摸) 啊？图钉！……三颗！……你，你真厉害呀，玛丽娜！(唱)

吕宁我并未讲坏话，  
取绰号也是把你夸。  
这样待我太失望，  
你真是带刺的玫瑰花！

玛丽娜 (唱) 三颗图钉小惩罚，  
牢记教训少磨牙。  
风云变幻把灾降，  
更大的失望你莫惊讶！

(拿出一封通知递过) 你看！

吕 宁 高考通知！(接过一看，嗒然若失) 唉，永别了，大学中文系！(稍顿) 哎，你呢，玛丽娜？

玛丽娜 (长叹一声) 唉……(递过通知，默然不语)

吕 宁 (接看) 啊！只差十分！太可惜了！……(朗诵式地) 啊，熄灭吧，理想的火花；唉，结束吧，青春的梦幻！(在长靠椅上颓然躺下)

玛丽娜 (猛然站起) 不，我不相信！未必进不了大学就不能干一番事业？吕宁，我决定回农村去，自己走出一条路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吕 宁 (翻身坐起) “天高任鸟飞”！好哇！玛丽娜，我也要走自学成才的路，在文学创作上搞出点名堂来！

玛丽娜 (伸出手) 希望早日读到你的大作！

吕 宁 祝玛丽娜一世的事业成功！  
(二人紧紧握手。)

——幕落

## 第一场 独立运动

(半年后，冬春之交。

(马成亮家。

(幕启。马成亮正坐在堂前修补竹箢箕。

马成亮 (唱) 望江天雪意浓北风阵阵，  
我女儿迎来了二十生辰。  
腊腊她回农村半年将近，  
随父兄勤耕作汗洒田塍。  
家务事我向来不闻不问，  
她兄嫂又小气算盘忒精，  
近日来我见她心情郁闷，  
莫不是有心事难以启唇?  
腊腊她对待我格外孝敬，  
做爹的更不安惭愧在心。

[桂花上，抹桌子，摆碗筷。

桂 花 (筷子一顿) 爹爹吶，今天是腊妹子生日，屋里忙不赢，你老人家也少抽点烟，大家帮着做点事哟!

[马成亮不理。桂花气哼哼下。

[玛丽娜读着一封信上。

玛丽娜 爹!

马成亮 腊腊，怎么不加衣？天气冷，莫受了寒。

玛丽娜 爹，我不冷。(替马成亮披衣)

马成亮 唉，腊腊，你娘死得早，四岁起，就随同我吃苦。早几年你跟着姨妈在城里读书，爹对你关照不够呀。二十岁的大姑娘了，爹还没帮你置办什么东西……

玛丽娜 爹，莫讲了，我永远不离开你。(突然) 哎，爹，我

跟你商量件事：要是我跟哥哥分了家，你就跟着我过，好吗？

马成亮 （一惊）啊，分家？腊腊，你胡思乱想些什么？

玛丽娜 不是胡思乱想，是真的。分了家，省得你再吃怄气饭，少听点桂花嫂子的闲言杂语呀！

马成亮 这……世上只有兄弟分家，哪有姊妹分家的？

玛丽娜 爹爹！（唱）

这半年沐风雨田间发奋，

兄和嫂掌家业我已看清：

一代代小生产养成习性，

目光浅魄力小旧式农民。

干事业须开创崭新途径，

怎能够再这样守旧因循？

下决心闹一场独立运动，

且看我放手干一展鹏程。

马成亮 什么？闹独立！

玛丽娜 对。（发现马成亮卷烟）哎，喇叭筒？爹，把它给我。

（抢过烟卷）今天呀，我就从这里闹起。（大声喊）

哥哥，哥哥……

马成亮 （息事宁人）腊腊……

玛丽娜 爹，你莫管。

〔桂花匆匆上。

桂 花 哟，腊腊，什么事不高兴呀？你哥哥在厨房里忙不赢哩！腊妹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哥哥特意砍了一块钱肉，捡了十片香干子回来，我还帮你打了一碗荷包蛋汤，只等你侄儿贵贵睡醒了，就吃生日饭。

玛丽娜 （嘲讽地）哎哟这样大方，一块钱的肉？我真是不敢当咧！

〔马国财抹着手上。〕

马国财 腊妹子，你喊我有事？

玛丽娜 当然有事。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递喇叭筒烟）

马国财 什么东西？哦，喇叭筒。

玛丽娜 哼，八十年代了，爹爹还抽这号喇叭筒，你这个家是怎么当的？

马国财 这……腊妹子你……

玛丽娜 （伸手）请户长拿点钱出来！

马国财 做什么？

玛丽娜 买烟呀！

马成亮 腊腊，嗨……

桂 花 哟，前天刚买过一包烟啦……

玛丽娜 （讥笑）什么，一包烟抽三天？哈哈……

马国财 这……（见玛丽娜脸色不对，忙把桂花拉到一边）哦哦……有有。爹，这是一块钱，您拿去买两包“郴州”烟吧。拿着拿着，不然腊妹子又怪我小气。（把钱塞到马成亮手里，又拿出三张拾元大钞，转向玛丽娜）嘿嘿，腊妹子，今天是你生日，来，这三张“工农兵”拿去买件好料子，过年穿。

玛丽娜 （不屑一顾）这是我半年的工钱吗？

马国财 （意外）啊？

玛丽娜 哼，妈给你养了个好长工，廉价劳力。户长先生，这三张票子打发不了我！请你将今年的收入开支全部公开，姊妹亲，帐也要清，清清白白才亲亲热热。

〔嫂嫂气了，爸爸愣了，哥哥火了。〕

桂 花 哟，看不出呀，腊妹子，你平日老老实实，没想到是老实鼻子空，眉毛里头躲臭虫！

马国财 你、你莫不知足！长了二十岁，做了几天事？竟管起

我来了。是哪个养活了你？是哪个让你读了十多年的书？你算算这笔帐。

玛丽娜 我早就算过了，你听着：（唱）

妈死时你才十四岁多，

哪里有钱来养活我？

是爹爹把我拉扯大，

是姨妈帮助我上学。

我不抽烟来不喝酒，

哪有你用钱用得多？

你两次说亲交彩礼，

还办了喜酒上十桌！

成家后爹爹帮你把事做，

几年来你给他工钱有几个？

这半年我出工一百六十日，

每天工价一元多。

你算算工钱是多少，

除了伙食都给我！

（两手交叉在胸前，得意地）怎么样？老兄！莫看错了皇历咧，你的“小九九”怎么赶得上我的“微积分”？

桂 花 （问马国财）什么叫“微积分”？

马国财 嗨，就是一点点东西都要掰细掰细分。

桂 花 啊？

马国财 哎，腊妹子，你——你要怎么搞？

玛丽娜 本人郑重发表口头声明：反对任何人无条件占有我劳动的剩余价值，尤其是以血统的名义来占有。除应提供给社会的那一部分外，其余的一分一文，我都要行使支配权。

桂 花 (又茫然) 什么? “剩余渣子”? “姊妹权”?

马国财 哎呀, 这都是八十年代的新名词, 你不懂! (转向玛丽娜) 哼, 你读了十几年书, 莫在我面前掉文。我早就晓得你蛮厉害。

玛丽娜 晓得当然好, 我也早就要提抗议了。前天你在街上“春风”饮食店入了两百元的股, 为什么声都不做一句?

马国财 你听谁讲的?

玛丽娜 我找你的伙计调查过了。你要对证啵?

马国财 (气得挥胳膊) 什么, 你调查我? 你有资格管我?

玛丽娜 我有资格管我自己, 管我劳动得来的收益。我并没有委托你当保护人。

马国财 你翻天了? 俗话说“长哥长嫂是爹娘”, 我管不得你?

玛丽娜 “是爹娘”指的是照顾弟妹的义务, 并没有叫你把她当长工。

马国财 (脸都气青了) 你这张嘴!

玛丽娜 (轻松自如) 嘴怎么样? 你的小妹妹是个不好欺负的哩, 老兄!

马国财 你出去, 莫跟我一起过。

玛丽娜 未尝不可, 我正想自立呢。

马国财 你滚, 你的婚姻我一概不管。

玛丽娜 (笑嘻嘻地) 那可不行, 哪个叫你是我哥哥, 至少也得送两口皮箱。至于说叫我滚, 没那么轻快, 这屋子可不是你一个人的。

马国财 笑话, 不是我的是谁的?

玛丽娜 是爹的。

马国财 爹的就是我的。

玛丽娜 不对! 子女享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正当权利, 这是法律

条文规定的。

马国财 你想怎么样？

玛丽娜 我们家，你是子，我是女，二一添作五，各一半，正好分。

马国财 桂花 什么？！

马国财 你你要同我分家？分我的祖业？

玛丽娜 老兄，不是我，是法律督促我履行自己的权利。

桂花 哼！没得这么好！（唱）

自从盘古开天地，  
子承父业是正理。  
谁见过女儿分家业？  
你读书越多越痴迷！

玛丽娜 （唱）人类社会发展史，  
最初氏族是母系。  
只因你没有多读书，  
少见多怪不明理！

马国财 （唱）马家有儿来接代，  
不会让你招女婿！

玛丽娜 （唱）我的婚事你莫管，  
先谈分家是正题！

马国财 （唱）分家怎有你的份，  
村前湾后无先例。

玛丽娜 （唱）少分片瓦也不行，  
这个先例我来立！

马国财 （唱）休怪哥哥无情义！

玛丽娜 （唱）你的妹妹不可欺！

桂花 我说腊腊哎，莫太做绝情啦！爹老了，生养死葬还得

靠儿子，不能靠女婿呢！

玛丽娜 我跟爹讲了的，分了家，爹跟我过，不要你们负担。我保证让他老人家欢度晚年，起码不会抽喇叭筒！

马国财 （对马成亮施加压力）爹，你答应了？你老人家也表态啦！

桂 花 爹，你做声嘛！

玛丽娜 爹，你就讲吧！

〔三人围住了马成亮。

马成亮 嘿……如今是“恩大爷难做”，我……我管不了啦！  
……莫问我！（冲到一旁坐下）

马国财 唉，我怕人家骂我姓马的咧！

玛丽娜 你姓马，我不是姓马？

桂 花 （无可奈何）哼，天下姑娘哪有你这样的！

玛丽娜 不信就出了我。谁要是无理剥夺我的继承权，我就到法院起诉。

马国财 法院不是你开的。你要告就去告吧，看人家哪个肯受理？

玛丽娜 要是人家受理呢？

马国财 那——我听法院的！

玛丽娜 此话当真？

马国财 半点不假！

玛丽娜 你不后悔？

马国财 决无反悔！

玛丽娜 那好！（掏出一封信）这是县法院李院长给我的回信，你拿去看吧！（递信）

〔桂花接信递给马国财。

马国财 （看信，泄气）啊？……（坐倒在小凳上）

玛丽娜 (朗声大笑) 哈哈……

——幕 落

## 第二场 开拓方针

〔初春。〕

〔月牙洲制高点，玛丽娜的新居内外。〕

〔幕启，马国财、桂花上。〕

马国财 (唱) 腊妹子闹独立分了家当，  
带走了老父亲自立门墙。

桂 花 (唱) 堂叔伯众婶娘斜眼而望，  
却无人敢当面说短道长。

马国财 (唱) 有政府撑腰杆她理直气壮，  
县妇联抓典型还把她表扬。

桂 花 (唱) 最气人老爹爹也暗中偏向，  
宠着他不安份的宝贝姑娘。

马国财 唉……

桂 花 你呀，只晓得叹气，就不会想点办法？

马国财 办法？人家法院、妇联、计划生育办，都站在她那一边，我又有什么办法？

桂 花 哼，我倒有个主意。

马国财 什么主意？

桂 花 我看，只有赶快帮腊妹子找个人家，早点把她嫁出去。

马国财 嗳，腊妹子的脾气你不是不晓得。屋里还有个牛都捅不烂的爷老子咧。哪里找得到合适的人家罗？

桂 花 我有个堂弟，是木匠师傅……

马国财 (不屑地) 木匠伢子？算了算了。